

旅 长

(五幕喜剧)

人 物

旅长

依凡(旅长之子)

旅长妻

参事

参事妻

索菲亚——参事的女儿

道布洛留保夫——索菲亚的情人

参事家仆人

第一幕

第 一 场

舞台上 是乡间房舍的布置。旅长身着常礼服，边漫步边吸烟斗。他的儿子穿着便服在装腔作势地喝茶。参事^① 身着后身打褶的立领上衣卡萨金装在看日历。房间的另一边有张摆着茶具的小桌，身着便装的参事妻坐在小桌旁扭扭捏捏地倒茶。旅长夫人坐在一边打毛活儿。索菲亚坐在角落里缝衣服。

参事（望着日历）但愿上帝祝福，结婚日期就定在 26 号那一天吧！

儿子 Hélas!^② 啊！

旅长 非常好，善良的邻居！我们虽然相识没有多久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彼得堡回家路过时，带着妻儿老小到你的村子里来做客。像你这样的参事官给旅长做朋友，太合适不过了。我和你们相处，已经不太考虑礼仪了。

参事妻 老爷，咱们不需要客套。我们乡下人是不讲客套的。

旅长妻咳，我的妈呀，还客气啥呢！（指参事）他想把女儿许配

^① 1718 年彼得大帝进行改革设立中央国家机关的院——即相当于后来的部。参事是院里的六品文官。

^② 儿子与后面参事妻的法语，译者不做译注，而是采用中文复述办法处理。

给依凡，你做妈的不是也祝福她吗？诸位，为了不让儿子亏待她，你们做爹妈的多给女儿一些陪嫁。这还需要客气吗？参事妻啊，我们的女儿多幸福呀！她嫁给一个去过巴黎的人。

啊，我真高兴！我太了解和一个没有去过巴黎的丈夫过日子是什么滋味！

儿子（把尖顶睡帽上的绒球撂起，听）Madame！夫人！我谢谢您对我的恭维。坦率地说，我也希望有一个只说法语，不说别的语言的妻子。那样，我们的生活可就幸福多了。

旅长妻啊，依凡！上帝是慈悲的。你的生活当然会比我们好。你要谢天谢地，没有过过军旅生涯，你的妻子不必跟着你随军东奔西跑，还不拿军饷，也不必因为丈夫在军队里不痛快，回到家里拿老婆出气。我的依格那奇·安德列耶维奇只要手下的兵出差错，总要在自己身上发泄。

旅长 老婆子，不要满天扯大谎。

参事 够了，邻居。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不要造孽吧！别让上天生气吧！你知道，你有个多么聪明的伴侣吗？她的才能足够胜任院级的首长。阿库琳娜·奇莫菲耶芙娜就有这般才智。

旅长 才智！看你说的，邻居！你这是恭维我们呀！不过，在我看来，她的才智很近似愚蠢。你的阿芙道基雅·波塔普耶芙娜可不一样了。啊！我可以当着她的面，也可以不当着她的面说，她的智慧满堂生辉。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又是个旅长，但是为了她，我将不惜放弃用血汗挣来的一切官衔优惠，仅仅换取她的聪明才智。

儿子 Dieu！天哪！恭维动听的话可真不少哟，老爸！老丈人！老妈！丈母娘！你们都那么聪明，脑袋瓜一个比一个厉害！

参事 我也可以这样说你，亲爱的女婿，你的前途无量。只要你专心干多学习就行。

儿子 干什么？学什么？

旅长 学什么？军法条例和操典；年轻人不妨也学一学划地界的纲要。

参事 尤其要学法典和法令。谁能善于像法官一样解释它们，我的朋友和女婿，他就不会穷得叮当响。

旅长妻 最好也看看我的记账本。你就不会再上骗子们的当了，该付四个戈比的时候便不会付给他五个戈比了。

参事妻 上帝保佑你，不光让那些艳情小说充满你的脑袋瓜！你看，我的心肝，世上无处不是学问。学这些太使人开窍了。我若是不学这些呀，永远都是个蠢蛋。

儿子 Madame，你说的是实在话。哦！Vous avez raison 您说对了。我是除了艳情小说不看别的，所以我才像今天这个样子。

索菲亚（自语）所以才是一个蠢货！

儿子 Mademoiselle 小姐 您说什么？

索菲亚说心里的话。

儿子 那说的是什么呢？Je Vous Prie 求您了 是不是恭维我呀？

参事 别管她，女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都要疯了。

旅长哦，会好的。我妻子在成亲前精神恍惚足有两个礼拜之久。但是，婚后三十年来，却一直这样知情达理，让人都猜不透她什么时候聪明过。

旅长妻 但愿上帝赐你健康，老爷！愿上帝加长你的阳寿，我跟你在一起过日子，就不会丢魂了。

参事 那使我太高兴了，女儿能有这样一位通情达理的婆婆。

参事妻（叹气）他的前妻女儿就该做你们的儿媳妇。我们都是贵族阶层的人，我们是平等的。

参事 她说得对，我们差不多处处都是平等的。你——我的亲爱的亲家，在军队里的职务跟我这个文官的地位一样。你

在当上旅长以前花了多少心血呀。我呢，在莫斯科做上参事前在院里是两眼一抹黑。惟一的安慰，就是上帝让我熟记足够的法典条例。倘若不是我太太那样的热衷于收藏当时无用，以后也无用的衣饰、套袖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的日子或许会过得好一些呢。

参事妻 老爷，你真的认为我是个挥霍无度的人吗？放明白点，别再挑剔吧。如果你没完没了，我可要跟你打离婚。

参事 没有创世主和主教公会的同意，我们离不了婚。这就是我的看法。上帝缀成的姻缘，世人无法掰散。

儿子 俄国的这种事，上帝也要跟着搀和？至少我的法国皇帝不管这种人间事——恋爱、变心、结婚、离异 悉听尊便。

参事 法国是那样，我们这里是正统信仰。不，亲爱的女婿，我们，还有我们的妻子太太，人人都在创世主的手心中，我们头上根根头发在他心中都有数。

旅长妻 你看，依格那奇·安德列耶维奇 你总骂我 除了数钱什么也不干。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上帝不是也数我们的头发吗？我们是他的奴仆，怎么能懒得去数钱呢？钱是稀有物，一个假发套的头发是有数的，你得去拼命讲价才能用三十个阿吞^① 买下来。

旅长 胡说。我不相信人人的头发都被数清了。把我们的数清了，不奇怪。他不数我们五品官的头发去数谁的呢？

旅长妻 我的老爷子，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造孽吧。你怎么把将官、校官和尉官拉到一起算。

旅长 唉，老婆子！我说话，你别插嘴。不然的话，我让你的脑袋上再没有东西可数了。你若是对上帝有所了解，也就不会胡说八道了。你怎么不想想，上帝既然无所不知，怎么能

不了解咱们的军衔品级呢！丢人！

参事妻 别谈这个了，难道就不能换个话题？总谈这些严肃玩意儿，我是任啥也不懂。

旅长 亲家母呀，我也说，这话题辩论起来并没有趣，因为它既不属于操练，又不是作战，并且又没有那个……

参事 哪怕多少和法律有点关系的原告、被告什么的。说实话，话题若是和法典、条例不搭界，我是没有兴趣的。

旅长妻 要是不谈能得到利润和好处费的话题，我才没兴趣呢！
（对参事妻 亲家母 咱们换个话题吧。请你告诉我 你们这儿的人是发饭钱，还是管饭？你们的马是用自家的燕麦喂，还是到外面买回来喂？

儿子 C'est plus intéressant ，这问题比较有意思。

参事妻 开玩笑啦！为什么要我关心牲口们吃什么？

参事（对妻子）别给我丢人！阿库琳娜·奇莫菲耶芙娜亲家母呀，这里的人管饭。不要生我老婆的气吧，她不管这类事，小麦啦，燕麦啦都是我去发。

旅长妻 我们的依格那奇·安德列耶维奇不管这类事，到谷仓去，都是我一个人的事。

参事（旁白）是奇货，不是女人！她的小嘴有多甜呀！听着让人浑身酥酥的，不能不拜倒在她的裙下。

旅长亲家，你说什么呢？（旁白）我老婆没办法和这里的女主人比。

参事 我夸奖你夫人真是搞家庭经营的一把好手。

旅长 我感谢她经营有术，她对家里的牲口畜生可上心着呢，甚过关心我。

旅长妻 怎能不这样呢，老爷子？畜生不会照看自己，我不得不对它们上心嘛！你比它们聪明，还用我关心吗？

旅长 我说，老婆子！我不管你扯这些谎话是出于糊涂还是聪

明 我当着大家的面说 不许你再张嘴。真的 真的 那将会很糟糕！

儿子 Mon père 老爹 别发火。

旅长 什么叫发火？

儿子 Mon père 老爹 我说你别发火。

旅长 你说的外国话，鬼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不懂。

儿子 哈哈，如今我说你听不懂的法国话成了罪过啦！

旅长 你看他这个嗓门。你用俄语酌量一下，这里人并不懂，你说那些有什么意思？

参事妻 别说了，老爷！莫非你只准许儿子用你懂得的语言和你说话？

旅长妻 老爷子，依格那奇·安德列耶维奇！就让依凡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。我觉得反正一个样。有时候，他好像是在说俄语，可我还是一句话也听不懂。俗话不是说：有文化心里亮堂，没文化两眼抹黑。

参事妻 亲家母说的不错！上帝给了谁文化，谁就有享受不尽的福气。如今，谢天谢地，不是早先那时候了。咱们这里有文化的人多了，都是上帝给开的窍。早先，俄文字写得好的不懂文法，如今，更没有人懂得它，可都能书会写。咱们有多少勤奋的文秘哟，他们写文件不用文法，看着就让人喜欢！我就认得这样一个人，凡是他写的东西，连懂文法的大学者也永远看不懂是什么意思。

旅长 亲家母，懂文法有什么用？我不懂文法也活到快六十岁了，还生儿育女。再说我们的依凡，已经二十多岁了，高兴时就说话，不高兴时一言不发，也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文法不文法的。

旅长妻 是呀，文法没有用。学它，还得先买书本。得花上八毛钱 至于学会学不会 天知道

参事妻 让我见鬼去吧！学什么文法？特别是在农村，我在城里的时候，起码撕碎一本文法课本当卷发纸用掉了。

儿子 J'en suis d'accord，我同意你的做法，学文法有什么用！
我写的情书不下千封，我觉得给我爱的人，我的心上人
dieu, ma reine 写情书根本不需要文法。

第 二 场

人物同上。仆人上

仆人 道布洛留保夫先生来了。

索菲亚（旁白）我的天呀！他来了，我却成了别人的未婚妻。

参事 咱们去迎迎我朋友的儿子，一起到园子里散散步。

旅长（对参事妻）您也不反对和我们一起去吧？

参事妻不，我不去了。我跟你儿子在这里呆一会儿。

儿子 De tout mon coeur 衷心愿意，非常高兴和您单独在一起。

参事（对旅长妻）亲家母，您是否陪着我们去散步呀！

旅长妻 非常愿意，非常愿意。

参事妻（对索菲亚）你总得去陪陪你的婆婆呀！

第 三 场

参事妻与儿子

儿子（坐到参事妻身边）夫人，我觉得你们的当家人仅知道退休参事那点事，别的是一概不知。

参事妻 你说得对，他这一辈子除了文秘和书吏以外，不跟任何人来往。

儿子 我看他和我爸爸一样，光巴结明白人。

参事妻啊，我的宝贝！我喜欢你的坦诚，连亲爹也不宽恕！这

才是我们时代的美德。

儿子 如果我跟他动真格的，那才活见鬼呢！

参事妻 我的心肝，说实在话，我觉得他比我老头子聪明不到哪儿去，虽然世上也还有比他更蠢的人，毕竟太少了。

儿子 您的看法对极了。请问，夫人，您对我妈有什么看法？

参事妻 我的亲爱的！不好意思对你说。

儿子 您就说吧，没关系。我爹和我妈的事对于我是无所谓的。

参事妻 她的知识跟你爹的不相上下，对吧？

儿子 Dieu！您可太会看人了！可以说，把人都看透了。我爹得用不着再遮遮掩掩了。（叹口气）您知道，我是一个最不幸的人。已经都 25 岁了，可爹妈还都在。您知道，跟个好爹在一起生活是什么滋味，可我，活见鬼，我是和一对畜生生活在一起。

参事妻 我的心肝，你知道，我是跟个丑八怪一起生活，我也遭罪呀，我的老公是衙门里的小官僚。这些年我一直跟他在乡下过，我对你发誓，我的各种各样的报复方法都不起作用，直到今天也是这样。我们的邻居没有一个不是粗人，都是畜生，他们只会蹲在家里，把老婆搂在怀里。他们的老婆，哈哈，那些女人至今不懂什么叫衣衫不整，她们认为一辈子穿着睡衣就行了。我的宝贝，她们只关心还有多少粮食储备，简直就是一群母猪……

儿子 Pardieu！见鬼，我妈也可以把她算进你们的邻居堆里去。请问，和这帮家伙生活在一起有多久啦？

参事妻 我们老头子是在发布贪污受贿法那一年退休的。他看出在院里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，便带我来到乡间折磨起我来了。

儿子 当然在法令发布之前已经赚够了。

参事妻 他是又吝啬又死硬，像块打火石。

儿子 不妨说，像我妈妈。我毫不夸张地说，为一个卢布害上一场热病，落下斑点，她也在所不惜。

参事妻 我们家那个丑八怪还是个伪君子：从不漏掉一顿午餐和早饭，他认为上帝是那样地体恤下情，会因他的彻夜祈祷而原谅他白天偷盗。

儿子 我爹正相反，只在黎明时祈祷。他常说，结婚前不信鬼神，娶了我妈以后不久才相信确有恶魔。

参事妻 换个话题吧，Je vous en prie 我就怕听鬼话 和说像鬼一样的人。

儿子 Madame! 请问你怎样消磨时光？

参事妻 唉，我的宝贝！我都寂寞死了。假如每天上午我不化三个小时的妆那就跟死了一个样。我只靠从莫斯科给我寄来的头饰活着，整天在头上摆弄它们。

儿子 依我看，头上用钩花织物和棕黄色丝绸花边最好。老派人对此不以为然，他们认为最好的装饰在头颅之内，而不是在其外。真扯淡！鬼才看得到脑袋里有什么，而在外则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到的。

参事妻 是的，宝贝。我和你同感。我看见你头发上扑了粉，至于脑袋里有没有东西，活见鬼，往往是看不到的。

儿子 Pardieu ! 那是，这是任何人也看不到的。

参事妻 化完妆以后，我消磨时光的最好方式是玩牌算命。

儿子 您知道，算命可是 grand dieu 伟大天赐，我可以算做是一个预言家，您可想看一看我的艺术？

参事妻 哦，我的宝贝！我太欠你的情了！

儿子（移动一下牌桌）您先给我算算，然后我再给您算。

参事妻 乐于从命，看牌吧！王与后。

儿子（稍思索）好了！

参事妻（摆牌）我看见了什么呢？是婚礼！（叹气）王要成亲。

儿子 我的天哪！他要成亲！让我难以忍受！

参事妻 后并不爱他……

儿子 若是我爱她，也才见鬼呢。不，不，我无力再忍受下去了。

我给自己算好了。啊，*Madame*！您看不出我不愿意结婚吗？

参事妻（叹气，做个怪样）你不愿意结婚？难道我丈夫的前妻女儿不对你的心意？她可是个忠贞不渝的女子！

儿子 她是忠贞不渝的？啊，我更不幸了！她还是个从一而终的！我发誓和她结婚后，一旦让我发现她是这样的人，立即同她离婚。忠贞的妻子让我发疯，啊，*Madame*！如果您是妻子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和你分道扬镳。

参事妻啊，我的亲爱的！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何必折磨人呢！我想如果真是那样，你也不会对我有什么挑剔。

儿子 *Madame*！该我给你算了。也用王与后这两张牌吧！

参事妻 好的。梅花王和红心后。

儿子（摆牌）王对后爱得要死！

参事妻啊，我听到喜讯！我太高兴了，我都乐得发疯了！

儿子（温柔地望她一眼）后对他也是含情脉脉。

参事妻啊，宝贝，含情脉脉……最好改个说法，是深深地发疯地爱着他。

儿子我一辈子，包括上千上万个来生来世，一定要弄清这个红心王后是谁？您的脸红了，您的脸白了。当然，这……

参事妻唉，承认隐私太难为情了！

儿子（急遽地）那么您是……

参事妻（假装重视自己所说）是的，是我不假。

儿子（叹气）那么谁是那位有本事穿透红心王后心的得心应手的梅花王呢？

参事妻 你想让我一下子都对你说出来吗？

儿子（站起来）是的，*Madame* 是的。我希望这样 如果我不是那位得心应手的梅花王，那么就说明我的烈火向你吹得不够猛烈。

参事妻 什么？你向我吹烈火？

儿子（跪到地上）你是红心王后！

参事妻（搀他起来）你是梅花王！

儿子（兴奋）哦，幸福呀！哦，*bonheur!*

参事妻 也许，我的心肝，你还不知道，你的未婚妻爱着道布洛留保夫，他也深深爱着她。

儿子嘘，嘘……他们来了。既然这是真的，哦，*que nous sommes heureux*！我们太幸福了，咱们一定不要干涉他们，为的是将来他们也不干涉我们。

第 四 场

人物同上。道布洛留保夫与索菲亚

索菲亚 只有你还在这里，妈妈。我特意到这里来，免得你寂寞。

道布洛留保夫 夫人，我是送她来的。

参事妻 我们在这里并不寂寞，我们玩牌算卦。

儿子 我觉得小姐，你是有意来探听你的婚事的。

索菲亚 什么意思？

参事妻 我们给你算了一卦，照牌卦来说，它们可是从来都灵验的 你的婚事并不成功。

索菲亚 这不用算卦 我也知道 妈妈。

儿子 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冒险呢？

索菲亚 这里无险可说，只有我的必然死亡，是爹妈送我走这条路的。

参事妻 对不起，小姐，这跟我没关系。你本来知道，我根本就反对你爹的主意。

儿子 何必要解释呢？（对参事妻）*Madame*，反正咱们心领神会，您不想去和大家一道聊天吗？

参事妻 对于我来说，能有自由就好。我知道，有个丈夫还是有个联络员反正都一样。

儿子（对她做个手势，示意让她离开索菲亚和道布洛留保夫）莫非你要永远在这里呆下去……

参事妻 咱们走吧，亲爱的。

第 五 场

道布洛留保夫与索菲亚

道布洛留保夫 他们把咱们丢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

索菲亚 这说明我的未婚夫一点醋意都没有。

道布洛留保夫 我觉得，如果你的婚事吹了，你后妈是一点都不反对的。

索菲亚 这是可以看得出的。我觉得我们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

道布洛留保夫 如果那蠢货爱上她，她也被他俘虏住，可就再好不过了。

索菲亚 要说她卖俏，倒是可以原谅的。她若想找比这个强点的情夫，也确实太难了。不过，我还是可怜我爸爸。

道布洛留保夫 唉，你别替他发愁了。我觉得你老爹用不同寻常的柔情目光望着旅长太太。

索菲亚 不对，我不那样想。我爹决不会对后妈变心，因为他怕得罪上帝。

道布洛留保夫 不过他也深知上帝总是宽宏大量的。

索菲亚 如果你的话属实，那么除了旅长太太外，似乎这里的

人，人人有爱的情思。

道布洛留保夫 是的，区别仅在于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的情是混乱的、可耻的，使他们丢人现眼。咱们俩的爱是建立在纯洁目的上，它值得每个人都来祝福我们幸福，你知道，倘若不是你父亲嫌我的收入太低，我早就和你成亲了。

索菲亚 我早对你说过，现在再说一遍，我对你的爱，只有在我的生命结束时才会终止。只要嫁给你，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出。你的收入少，我一点也不怕。我愿意为你承受一切。

道布洛留保夫 我的收入很快便会增加。我的官司打完了。本来早该了结，只是大部分法官虽然不收贿赂，可也不干事。这也是我的状况至今不能改变的原因。

索菲亚 咱们说得太久了。得到他们那里去，免得引起他们的疑心。

（第一幕完）

第二幕

第 一 场

参事与索菲亚

参事 过来，索菲亚！我得跟你好好谈谈。

索菲亚 什么事，爸爸？

参事 首先，你为什么总唉声叹气？

索菲亚 因为你的决定和我的想法不一致。

参事 难道子女能不听父母之命吗？你要知道父女的想法必须一致。我不讲如今的时代，如今什么都讲新，在我们那个时代 父亲错了 儿子挨揍 儿子错了 父亲负责。以前都是这样的。

索菲亚 谢天谢地，如今不这样了。

参事 所以就坏了。如今是一人干事一人担，你能去找别人吗？为此还订有法律条文。过去……

索菲亚 对呀，爹，别人为什么要替他承担？

参事 因为人人都有罪。我审过案，有错的人要赎回自己的过错，无辜的人也要赎回自己的无辜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人人满意，不论是法官还是原告被告。

索菲亚 爹爹，我听不懂。那样一来，无辜的人也成了有罪的了。

参事 小意思！法官对无辜的人做出判决，他便不是无辜的，而是有罪的了；所以他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我们的条文比请愿书衙门^①的要严一些。请愿书衙门办案单一，全都一种方式，而我们的法官则要照顾全体利益，一个条文可以有二十一种解释。

索菲亚 那么，爹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？

参事 我要你对于我的命令不按照我们法官的做法去解释，而是听我的，让你嫁谁就嫁谁。

索菲亚 你要我服从你，你想想我有多么不幸啊，去给那个白痴做老婆，他满脑袋都是法兰西的垃圾，他对我没有一点爱，也没有一丝的尊重。

参事 你向他要求什么尊重？我认为你应该尊重他，而不是他尊重你。他是你的头脑，而不是你是他的头脑。我看你太年轻了，没有学过圣训。

索菲亚爹，你至少也该知道，他对你也不尊重哩！

参事 知道，我全知道。不过，你的女婿很有可取之处呢！

索菲亚 什么可取之处？

参事 他的农庄不错。倘若我的女婿要我来替他经营，我就去经营他的农庄。

索菲亚 我不相信我的未来公公会让你去经营他儿子的农庄。我的婆婆更是个看家好手。总之，这两个人，我一个也对付不了。我习惯于宽容地管理农庄。

参事 好极了，你毫无损失，你有这样一个婆婆真是你的幸福，我认为她比任何一个畜生娘儿们都善良。

索菲亚 不幸得很，我至今还没有看出她的善良。

参事 那是因为你太年轻，还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善良。你

① 17 世纪时，为了审理呈给沙皇的请愿书而设立的请愿书衙门。